

老油坊

俗話說，民以食為天。轉起碾磨，升起炊煙，這才是真正的過日子。有炊煙的地方，就是人群聚集的地方。有土地，有農耕，有收穫，有幾百年來承傳下來的小作坊，小手工業，就連村裡默默無聞的老油坊，也熱鬧，也興旺。

老油坊說其老，一點也不算誇張。老油坊的出現，的確有着不短的時光。最早的榨油工具是石器壓、木槓扛，將花生絞碎，直至把油榨出來。後來有了鐵傢伙，人力不用多，也能把油從油料裡榨出來。這是最安全、有營養的食油加工坊，凡是用傳統方法加工食用油的地方，也都被人們稱作老油坊。

老油坊一般規模不大，幾盤榨機，幾個工人，這家油坊就運作起來了。東南西北各個村，都有老油坊，哪家油坊出油不出油，心裡都有數。比如二十斤花生出五斤油等等。你的油坊出油少，下回人家就不去了，門庭冷落，影響生意呢。

我們小時候，村裡就有一個老油坊，幾間坐北朝南的老房子，從外面看去，牆裡牆外黑乎乎的。幾盤榨機油膩膩、黑亮亮，有着被歲月的塵灰覆蓋過，再着一層厚厚的油漬的模樣。老油坊平時不工作，只有花生收穫的季節，飽滿的花生摘下來，留出來年的種子，剩餘的花生送了來，老油坊這才忙起來。

油坊的活不輕鬆，忙碌起來很辛苦。最早的榨油機，都是人工來操作，幾乎沒有什麼自動化。一盤榨機配幾個人，各人分工都明確。榨油時，絞碎的花生放進槽子裡，上面橫一根長木槓。這木槓一頭粗，一頭細，粗的一頭墜一塊巨石，細的一頭用來人工壓。不偷懶，不要滑，幹活靠自覺，憑的是力氣。偷懶要滑也逃不出大家的眼睛。

為讓力氣使的勻，榨油時大家都要喊號子。每當去老油坊，老遠就聽見號子聲。聽過一個有趣的笑話，說多少年前的油坊裡，有個十八九歲的小學徒，幹的就是壓槓的活，他不願出力，可號子比誰都響亮，嘴上號子喊得震天響，手還沒觸到槓頭上，從此給人留下話把兒：「王長山壓槓子，勁都

用在嘴上。」時間長了，就成了當地用來譏笑懶漢的歌後語。

在油坊裡幹活的人，常年穿一身油膩的衣裳，有人誇張地說，幫油坊的人洗衣裳，一洗一盆油花花。油坊的工序不太多，但每一道都要求很嚴格，有經驗的人都知道，出油不出油，就看這每道工序的把勢了。第一道是把花生碎成糝，第二道是用燒開的水蒸汽糝，第三道是把糝裝進厚厚的鐵圈裡，開始在笨重的器物上壓榨，亮汪汪的油便從榨機裡分離出來了。

油坊有一個規矩，那就是吃油不用買，不用拿花生自己榨。老油坊裡的工人炒菜做飯時，往往會在榨油的响頭上，輪到哪家的花生正榨油，便取哪家的油來吃，這是老輩子人留下來的老規矩。這便牽扯到了「為人情」，人情為的好，工頭可把榨油的時間往後延或往前提，以保證不在開飯的時間，自然也不抽他家的油吃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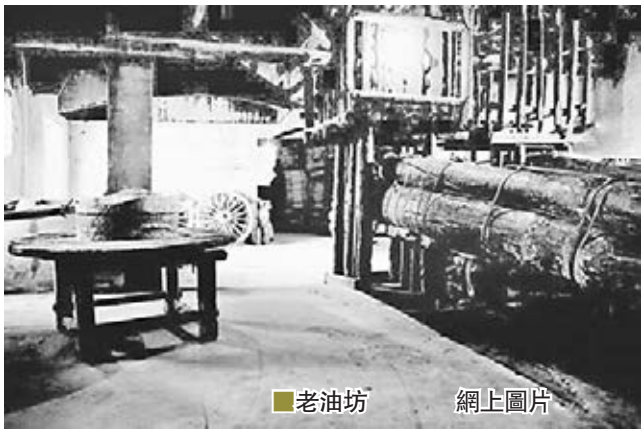
還有一個約定成俗的吃油法，那就是打油時，油從槽子上流下來，這就需要在槽子邊上留個口，接上一隻大鐵桶，油若是流到桶外，便成了油坊的油。這種油，當地人叫「腳麻什油（音）」，意思是打掃出來的邊角油，已不屬他人的了，為油坊所有。他們收集來，經過火熬、沉澱，集中在一個黑瓷罐子裡，給幹活的夥計炒菜吃。

幹了一輩子油坊的張老頭，後來年紀大了，兒子進城當工人，女兒嫁人了，就不再有油坊裡幹了，自己退休回家做起小磨香油來。磨很小，可以用手推，也可以用電帶，很快。小磨香油和榨花生油不同，只用一隻小勺把，舀了芝麻往磨眼裡加好就行了。對於幹過油坊的人來說，不過是一碟很小的菜。

我參加工作的時候，老油坊就拆了，因為房子實在太老了。新油坊在另一個地基蓋起來，寬敞對開的鐵皮大門，很大的院落。院子裡，除了機器的轉動聲，幾乎沒什麼動靜，沒有了凝聚力量的號子聲，在寂無聲息的沉默下，一桶桶的花生油就榨出來了。望着那油汪汪從榨機裡流出來的油，總覺得少了點什麼。許是少了當年工人光着脊背喊着號子的熱鬧吧。

現在村子裡，有兩個「老油坊」，一個是真榨油的地方，一個是年逾古稀八十二歲的「老油坊」。不知什麼時候起，人們把老張叫成了「老油坊」。「老油坊」已不榨油，每天坐在街上曬太陽，但人們仍然喜歡這麼叫。只有那些年少的孩子不叫他「老油坊」，而是叫他老油坊爺爺。

老年人冬天喜歡沖蛋花喝，蛋花沖好後加點鹽，再放一絲香菜和芝麻香油。吃過小磨香油的人都還記得這個「老油坊」，也更記得當年那個「老油坊」。現在的老油坊已被村子包圍在了縱深處，只



■老油坊 網上圖片

剩下一個小院子，一個土枱子和幾十棵白楊樹。

有天同事約我去買花生油，是給家裡的親戚送禮的，這又讓我想起了老油坊。這當然要選好油。經商量，我們買了幾個塑料桶，不到一小時，就把車開進了離城不遠的一個村子裡，拐進一個小巷，就看到了老油坊的牌子，赫然舉在院門口的短牆上，剎那間，我聞到了一股嶄新的油香。

這是一溜三間房，左邊的一間是管碎花生的，幾個人一起，把去皮的花生放進一台絞碎機裡，只一會兒，就把一堆完整的花生絞成了渣。大門外還有一個去皮機，是專門給帶皮的花生去殼的，也就是說，只要把曬乾的花生運進來，就基本上進入自動化了。

中間的一間是蒸餾機，把絞碎的花生拿到這個機器上蒸餾後，翻炒至七成熱，才能進壓榨機。壓榨機是一個鐵製的笨傢伙。在往右邊的一間裡，先是有個油膩膩的地槽，上面架個鐵架子，五六個厚鐵餅懸在架子上，鐵餅下面有一個厚厚的鐵圈，等把炒好的花生裝進去，那鐵圈就開始從下往上頂，一邊頂，一邊有清亮的花生油順着邊沿流出來，最下邊是桶，接着流下來的油。

聽油坊的主人說，他家油坊已經營好幾十年了，光他這一輩就經營了二十年。祖上傳下來的榨油機是手動木製的，二十年前他接手時，把榨油機換成了鐵傢伙。每年秋天花生收穫了，村裡人經過剝皮曬乾後，推到他這裡，就等着拿新油吃了。有的人家花生種的多，打下的油吃不了，怕壞了，油坊便又成了新油交易的場所，這樣一來，既方便了村裡人，又方便了城裡人。

老油坊裡的油是新鮮的，吃慣了老油坊的油，再進城去超市買油吃就難了，因為嗅覺告訴他們什麼油好什麼油壞，純花生油的味道一咂就能咂出來。有上年紀的人說，村裡的人身體好，上百歲的人就好幾個，這與吃花生油很有關。什麼地溝油還是轉基因油，對有老油坊的村裡人來說，是誰也欺騙不了的。村裡人認油，就像城裡人識水一樣，自來水頂不了礦泉水，地溝油也永遠頂不了花生油。

書 若 蜂 螞

■文：葉輝

幽明三記：水月之喻

也斯：你我身處「幽明」的「半途」，也許只有思疑這世界之玄暗，思疑這世界總有「不見」及「不可見」的一面，方始對存在的有限性了然於胸，因而無所畏懼而持續「越界」。不見一年有餘了，近日我漸覺所謂「致知」，總有其局限，而世界亦總有看不透的幽玄，當中或有猜不透的意義，有年有餘了，漸漸就覺得與你日近了。

在異域的河口，大概沒有中國式的客棧吧？灰雲後露出一絲藍天，好似灰雲會散開，藍天會展露，天地會再變得明亮起來。但不，過了一會，如果你再抬頭，依然會發覺自己身處一片灰濛濛，而一切都能罩在絲絲細雨中了。也許還要多待一會，在這幽明兩界、河海相匯的地方，兩個人終會明白了：每個人獨特的性格決定了選擇的經文。

不見一年有餘的朋友，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不願意將你的所見代入我的不見——彼得的經文是侯德靈的破碎的原稿，英潔的經文是戰火餘生的口述個案，蓮娜是世紀動亂標準混亂中被遺忘的沉默作家無名小說，瑪姬的經文是印度歌舞電影，愛絲的是她亡友的遺作，那都是她們的經文。他們覺得應該從遺忘中拯救出來與現代對話，他們都願意投入而創造出有意義的東西——那麼，也請你容許我不厭其煩，述說我在「半途」的「可見」與「不見」，容許我執意述說自己的經文。

你在異域的山上俯瞰河口，由是見識了「所見」有限，當中時而幽玄，時而明亮，你我該如何追認秩序的未決定性？秩序又如何以狹義的知識形式逐漸成形？不見年餘的老朋友，在幽明的通道上，一切都彷彿是內在的非現成性，那是天地之始，亦是天地之終，「半途」的「可見」與「不見」，恰若《周易》所說的「既濟」與「未濟」。

你我俱在「既濟」與「未濟」的「半途」上，由是對天道或天命，始終保持了一種陌生的距離感和敬畏感，所以時時都思之疑之，要是一旦豁然貫通，還可以對眼前的此界或彼界有什麼追尋？「念道之無窮，而人之知能之有限」，是以人心不可測天道，道心所及的，僅僅是人道吧；你我都只有繼道、繼天，而不是同天、法道，那才是你我對「窮通理」的懷疑，你我的經文遠遠還不是天道同一。

《永嘉證道歌》的水月之喻，信是唱給「既濟」與「未濟」的半途之人聽：「一性圓通一切性，一法遍含一切法，一月普現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攝，諸佛法身入我性，我性同共如來舍，一地具足一切地，非色非心非行業，彈指圓成八萬門，剎那滅卻三祇劫，一切數句非數句，與吾靈覺何交涉？」

是以「所見不實，實存於所見之外。實存於所見之外，則見所不能見」，但云「知幽明之故」，不云「知有無之故」，在「可見」與「不見」之間思之疑之，不見一年有餘的朋友，我此刻猜想，這難道不就是處身於時間之流的全部視野嗎？

文藝天地

詩 情 畫 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人生（二十三）



菊花一直受人喜愛，因為她平凡中自有氣派。她在花中最獨特之處是整朵花枝頭枯老，而不會一瓣瓣落下。因而有詩人讚頌：「寧可抱香枝頭老，不隨黃葉舞秋風。」我也特別喜歡菊花的這種氣節。

雖不及伊秀也
也和爾般淡
不隨黃葉舞
獨愛枝頭老

素仲並書
癸巳秋日

試 筆

跌 倒

■文：肖偉欽（重慶榮昌縣玉屏實驗小學）

雲，跌倒了
才瀉下滋潤萬物的雨水
月亮，跌倒了
才孕育出陽光的早晨
風，跌倒了
才撒下秋天金黃的落葉

真的，我們不用害怕跌倒
每一次跌倒
都警示自己下一次站得更穩
那就用最美麗的姿勢站起來吧
告訴世界
我永遠是最棒的！

我家是個昆蟲天地

■文：馮穎青（九龍塘官立小學）

我家是個昆蟲天地，
在我家中，
媽媽是隻知了，
一天到晚也在叫。
爸爸是隻蜜蜂，
一天到晚忙不停。

姐姐是隻蝴蝶，
幫助人就是她的強項。
而我呢？
則是一隻螞蟥，
走在路上也沒有人看見。

來 鴻

■文：翁秀美

綠意深深

■新芽 網上圖片



春而夏，是季節由淺入深的一種遞進，一切在夏的溫潤氣息中更為充沛飽滿，綠，似乎也化為大地的底色，遠遠近近，觸目皆是。

低頭，綠鋪地。磚縫中，苔衣青碧；石階下，花草搖搖。道路兩旁，是精神十足的小灌木，枝條細而挺，葉子小而油，綠得虎虎有生氣。抬頭，綠滿天。密密的枝葉，疊疊的綠，網住了頭頂一方天。遠處，有山之蒼翠，氣勢磅礴地綿延至天邊；近處，有水之凝翠，一湖碧玉惹人留連。可謂綠水青山，好風光，正堪看。

春時，綠初生，如青嫩孩童，一個勁兒猛長。至夏，綠便有了最美最好的容顏，此時也是綠最深最盛的時光，綠無憂無慮，肆意地塗抹着日子，揮霍着青春，秋天還很遠呢。夏日中的綠，耐得了酷熱，頂得住風雨，雨後的綠，清新乾淨，光彩照人，綠意深深。

綠意深深，深如厚重的海，風捲起一層一層仍看不到底；深如舊時人家高高的牆，重重的門，層層的簾幕掀起，翠綠青幽的夏日情懷撲面而來。

陸游說：槐柳成陰雨洗塵，夏淺勝春最可人。王安石說：晴日暖風生麥氣，綠陰幽草勝花時。周邦彥的「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」太有畫面感，他在詞中，我在詞外，一起念起江南五月，漁郎、輕舟、鄉土人情在思鄉情緒中氤氳散開。雨後，讀讀汪藻的《即事二首》：「燕子將雛語夏深，綠槐庭院不多陰。西窗一雨無人見，展盡芭蕉數尺心。」想那幽靜的夏日，庭院，槐樹，小燕子，想那窗外芭蕉，在雨中肥肥地生長，綠得撒歡，令人神癡。

綠在文字中行走，心在綠色中沉靜。

朱自清的散文《綠》裡，梅雨潭有着醉人的、奇異的綠，這樣的綠是「汪汪一碧」，面對像一張大荷葉一般的潭水，作者眼中心中無不皆綠，於是筆下也無不皆綠。

烏克蘭的克萊文鎮，有一條約3公里的鐵路，無數的樹木綠籐圍繞成翠綠的拱形走廊，將鐵路包在裡面，整整的綠將鐵道拉得深長，人在其中，如置身於奇妙的童話世界。

深深淺淺的綠，無不溢出蓬勃向上的生命氣息。西方古語中有「目前是羅馬最綠的時候」的句子，意為羅馬處於文化經濟的繁榮鼎盛時期。設計大師霍爾戈·馬蒂斯為德國基爾市劇院設計的招貼《請坐，今年的戲劇節又來了》中，畫面純綠，翠綠色的椅子，黃綠色的嫩芽遍佈椅身，充滿生命力的色彩，生動描繪着戲劇與戲劇節的繁榮與希望。

綠，與任何顏色——紅、黃、白、紫、甚至萎去的枯敗——相配，都是那麼自然和諧。各色花兒，在枝之上頭，嬌艷地開，其下翠生生的綠葉簇擁，儀仗隊一般整齊有序。各種鳥兒，穿梭於藍天碧水，棲息在綠樹青枝，鳥兒又是建造巧手，黃色織巢鳥僅依托樹枝，口銜長草片，就能編織出精緻結實的小窩，入口處上部伸出，防雨打進，住在這樣青翠的房子裡，連夢也是綠色的吧。

綠意深深。看青松高直，翠竹修長，牆上青籐不停地攀援，數不清的葉子，守着各自枝條，繁茂的綠，如傘如蓋，引領小樹茁壯成長，遮擋老樹身上幾十年的滄桑痕跡，使其生機勃發。樹下掩映着的，是茂密的草，草色碧綠，草葉漸寬，亭亭玉立，用自身的生命與顏色，撫平大地的溝溝坎坎，擁抱着、妝扮着生養它們的土地。

大自然有山有水有花有石，千姿百態，但若缺了綠，便山也無聊，水也無色，花也無趣，石也無趣。綠，安穩，平和，不張揚，不爭先，正如康定斯基所說：「綠色具有人間的、自我滿足的寧靜，這種寧靜是有一種莊重的、超自然的無窮奧妙。」綠，輕柔而清涼，養眼又沁心，當你在這些綠色植物前駐足，靜靜凝視，你會看到，草片上，葉脈間，正有一朵清雅的微笑，如水面漣漪緩緩暈開，淺淺的，卻有着深深的清甜芬芳。

近鄉情更怯

■文：王江鵬

列車一路飛馳，兩側的樹木農田一波又一波的從車窗外湧過。一座座村莊，一條條河流，還有那暮歸的牛羊，屋宇間嫋嫋浮動着的炊煙，從旅人凝視的眸子中漸近又漸遠。對於還鄉的遊子，沒有什麼比得上這歸途中的時光還要難熬了！

車窗外的村莊，熟悉又陌生。然而，卻不是夢中的故園。隨着列車的走走停停，一個個陌生的地名被逐漸丟在了身後，太穀、臨汾、侯馬、永濟、風陵渡等等。而這，意味着離故鄉也愈來愈近。終於，寬闊無垠的黃河橫在了眼前。列車也開始減低了速度，緩緩地行駛在這座橫貫秦晉的黃河大橋上。而車廂裡的人群，也被眼前這滔滔河水，牽去了心思。在嘈雜的車廂裏，有多少望歸的秦人啊！

河的對岸，便是有陝西東大門之稱的潼關縣。當年襟帶河山、扼守着漢唐帝都的漫漫雄關，如今，只能在殘破如廢墟的城牆遺址上，望着巍巍高山，滔滔河水，想像着昔日的繁華與榮耀，想像着塵封在史冊裡的漢唐雄風了。然而今天，歷史卻賦予了它新的意義。潼關，

已然成了漂泊異地的三秦兒女還鄉時的第一站。在他們心目中，一入潼關，便已是半隻腳踏進了家門。

對於一路上思歸的旅人而言，當八百里秦川的一草一木湧現在眼前時，心情頓時變得舒朗了起來。一路的車程，早已經看倦了晉東南的無盡大山。儘管距離自己的故鄉——那座關中小縣城，還有幾站路程。但心境終究不同於之前了。畢竟，過了黃河，便是「老陝」的地盤了。

每到一站，在熙熙攘攘的月台旁，那些熟悉的鄉音猶如田野間淡淡的花香般沁人心脾，心中充滿了興奮與欣喜。歲歲年年，客居他鄉，耳畔早已聽倦了標準而僵硬的普通話。一旦聽到了這帶着濃厚鄉土味的秦音，心中又豈止是難以名狀的激動。同時，竟也略帶一絲緊張。從前讀唐詩，碰到「近鄉情更怯，不敢問來人」的句子，心中十分不解，總以為都離家那麼近了，怎麼會心生怯意呢？然而，真到了這麼一天，當自己以一個客子的身份，回到了故土。腦海中卻不住的浮現着這句詩。那種微

妙的心情交織在一起，的確確非一個「怯」字不能形容了。古人的造句之工，摹情之切，的確是臻於至境了。句句動人心扉，這或許也是唐詩的傳承歷經千載不衰的緣由了吧！

是啊，流落他鄉幾多年，再次重返故土，夢裡的家園，夢裡的河山，還是從前記憶裡的那番模樣嗎？父輩們揮灑過汗水的黃土地，熟悉而曲折的鄉間小路，樹蔭遮蔽下的泥坯老宅，屋前屋後東奔西跑的雞犬，看得到漫天星星的夜晚。這一切的一切，是否還是一如從前？或許，僅僅是存活在天涯遊子的舊夢裡。對於望歸的遊子，各色複雜的情感交織在心頭，彷彿既是歸人，又如同過客。因而，隨着自己距離故鄉愈來愈近，那種情懷非「怯」字不足以形容了。

難怪千載而下，無數還鄉的遊子，在讀到「近鄉情更怯」的古老詩句時，那種難以名狀的心旌搖曳了。寫到此處，突然想起了近人的一句詩，「醉過才知酒濃，愛過才知情重」。只是，不是歸人，怎會懂得那飽含情懷的一個「怯」字呢？